

研究論文

土地、族群與經濟活動： 中港溪與後龍流域的客家經濟特色*

張維安、張志宇**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本文希望從地理環境與行動者的互動角度來思考苗栗中港溪與後龍流域的產業特色。以地理環境為舞台，來瞭解不同階段的人群分佈、生計特色，通過道路橋樑所編織的交通條件來觀察其發展與限制。地區產業特色是環境的產物，因為「可能性」與「限制性」最終歸諸於人類的種種活動。簡單來說，自然環境對產業有影響，但重要的是人類與自然互動後所帶來的產業發展，加上該地的人群分佈與活動，便可見到所謂「具族群特色」的產業了。在這個架構下，本文將討論：(1) 兩流域內的地理環境，即本文所要搭建的舞台；(2) 在這舞台上的演出者及其出場時間與地點；(3) 說明這些演出者在舞台上的演出，即人們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及其開創出的產業。

關鍵字：客家、中港溪、後龍溪、產業經濟

* 本文為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莊英章教授擔任總主持人的客家委員會四溪研究計畫(97-0399-05-0301-06)之部分成果，感謝《客家研究》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教授兼客家文化學院院長，通訊地址：竹北市六家五路一段一號，聯絡電話：035-712121 轉 58600，電子信箱：wachang@nctu.edu.tw。張志宇，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

Research Article

Land, Ethnicity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Hakkas economic characters in Zhong Gang and Hou Long Basin

Wei-An Chang , Zhi-Yu Chang*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With analytic framework from the Annals School, this paper tries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kka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Zhong Gang and Hou Long Basins in Miao-Li County. Hakkaneese immigrated to these two basins since three hundred years ago, and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the speci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Hakkaneese culture and the government polic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were different from time to tim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emergent process of different economic activ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Hakkaneese played a crucial role under constrains of natural and government conditions; therefore, the analysis of the possibility and impossibility of Hakka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will focus on the interactions among land, people and policy. Based on this analytic framework, the whole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First, it will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graphic condition in these two basins, which is a platform for Hakka actors. Second, it will analyze the program's schedule by the Hakka actors in different periods. Last, it will analyze the emergent process of the Hakka economic activitie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limitations under the interactions among land, people and policy.

Keywords: Zhong Gang River, Hou Long River, hakka economic activities, annals school

* Wei-An Chang, Professor and Dea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llege of Hakka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ity. Address: No. 1, Section 1, Liujia 5th Road, Zhubei City, Hsinchu County 302, Taiwan. Tel: (03)571-2121 ext 58600, Email: wachang@nctu.edu.tw; Zhi-Yu Cha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Tunghai University.

一、前言

本文討論範圍以苗栗的中港溪與後龍溪流域為範圍，¹在觀點上，將採取「靜止的歷史」與「情勢的歷史」兩種歷史時間觀，來理解中港溪與後龍溪兩流域的開發過程，以及流域中種種產業與族群之間的關係，亦即「具族群特色之產業」形成的過程，這兩個觀點是觀察兩溪族群產業特色的啟發性工具（*heuristic tool*），不是分析架構，本文也無意作為年鑒史學的作品。

「靜止的歷史」讓我們看到自然環境以及種種自然條件對人類文明發展的影響。例如 F. Braudel 於《地中海史》所言，由於山區地勢的原因，出現了一種處於半文明狀態的世界，且山區生活不易，造成人口外移，而人口的流動又帶給其他地區勞動力、商業、文化的交流。少開闊河溝的高原，則有利於交通的發展，因而高原發展出各種運輸、商業與文化，是交通發達之地，更是文明發展的可能性開端。平原則又是另一種情況，為經常氾濫的地方，然而在這種地方，人們卻發展出各種治水的技術，使城市有機會發展，並帶動人口上升，接著糧食的需求也跟著上升，如此一來城市外圍形成大片田園，城市資金漸漸轉到鄉村，隨之而來的是各種不同社會階級的產生（Braudel 2002）。這些具體的內容並不與本研究直接相關，但這些觀點對本文的討論有一定的啟發。

F. Braudel 分析地中海時，首先告訴我們哪些地方是山、高原、丘陵、平原…等等，並說明其各自的影響力，其實就是在說明舞台上什麼「可能性」與「限制性」。本文從自然環境出發，將留意兩流域之內，哪些地區有人居住？哪些地區適於開墾？什麼樣的產業會在此兩流域之內發展出來？

強調地理環境重要，不一定要成為地理決定論者，「可能性」與

¹ 以兩流域的客家族群產業為觀察對象，非全面性記述，也非依行政區區劃做觀察分析。

「限制性」最終還是歸諸於人的種種活動，人群的活動才是重點，但也不一定要主張「人必定勝天」，因為人總還是活在地理結構中。F. Braudel 談到地中海的「距離」時說到：「今天，我們覺得缺乏空間。在我們周圍，空間正在縮小」(Braudel 2002: 441; Braudel 2006)。²所指的是交通技術的發展所造成的變化，即**技術發展—交通變快—時間變短—空間壓縮**，這一連串的發展。這就是「情勢的歷史」，由於人類的種種活動，地理環境所影響的歷史，開始了緩慢的變化，並出現了種種可能性。

這把鑰匙打開了一扇門，得以觀察漢人在開發此兩流域的過程中，某些產業出現的原因。某種產業出現的原因，不僅受到自然條件的影響，更也受到人類種種活動與技術的交流和發展所影響，後者更是人類的能動性，其中也有許多人群文化、實作的「所以然」知識。本文關於「具族群特色」的產業之討論，就是討論自然環境對產業的影響，以及人群文化與自然互動後所帶來的產業發展，以兩流域為範圍的族群產業觀察，需要同時分析生活於其中的人群分佈。

下文分成三部份，首先，說明此兩流域內的地理環境，即本文所要搭建的舞台；其次，將介紹此一舞台上的演出者、出場時間與地點；第三，說明演出者在舞台上的演出，即人們與自然環境的互動過程及其開創出的產業。

二、地形、人口與開發：舞台的搭建

(一) 地形的意義

要掌握苗栗地區三百多年來的發展並非易事，何況兩流域的族群

² F. Braudel (2002) 在《地中海史》所提到的這點，也可參見《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Braudel 2006)。其中有許多關於技術發展以克服困難，並開創可能性的例子。

多樣，自然資源豐富，且先後經歷清代漢人、日本人，以及國民政府開發，種種因素皆影響了這些地區的發展。以地理為方法，掌握兩流域內的開發與人口分佈，「地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成了一種手段。地理能夠幫助人們重新找到最緩慢的結構性的真實事物，並且幫助人們根據最長時段的流逝路線展望未來」(Braudel 2002：19)。

以下先分析兩流域內的地形結構，接著討論地形結構對開發與人口分佈的影響。先從地形結構來理解兩流域「哪兒可住人」、「哪兒最容易／最難開發」。至於人們在這舞台上的表演及活動，如墾民來台時間、族群互動、土地的轉移、技術的發展、種種產業的出現…等等，次節接續說明。

(二) 兩流域地形及其影響

1、兩流域各區地形與人口分佈

中港河流域各鄉鎮分別為竹南鎮、頭份鎮、造橋鄉、三灣鄉及南庄鄉，各鄉鎮地形情況如下。竹南地區以平原與丘陵為主³，頭份全境幾乎為竹南沖積平原的一部份⁴，兩處地形易於開發，因此對於人口分佈的限制較少，境內各區域皆有人居住，並較集中在以「新南里」為圓心，半徑二至三公里內一帶。而兩地也是中港河流域內，人口最多的兩處。⁵

造橋地區，地形以竹南丘陵為主，約在 300 公尺以下，由東向西漸緩，平原僅分佈於北邊朝陽村一帶，此處是造橋開拓史上最早被開發的地區，屬人口較集中地區，至於其他的丘陵地帶則較少人居住。

³ 為了方便說明，將以行政區的位置來說明。公義里、大埔里與崎頂里（即竹南鎮北邊一帶）為主要丘陵分佈地，其餘地區皆為竹南沖積平原。

⁴ 其丘陵分佈在東北邊興隆里、流東里、珊瑚里一帶，以及東南邊上興里、下興里、廣興里，以及濫坑里一帶。

⁵ 關於人口數據的資料，可進一步參考苗栗縣政府（1991a：4-11）。

三灣鄉的部份，地形以丘陵為主⁶，高度約在 60 至 200 公尺間，僅東邊「獅頭山」與東南邊「神桌山」地勢較高，分別為 492 公尺與 792 公尺。另外，因溪流沖積的原因，三灣村、銅鏡村，以及北埔村的下林坪、大河村的谷倉坪及大坪林、桃坪一帶有河階台地，地勢較為平緩，是人口較為集中的地區，其餘丘陵地帶則相對較少有人住居。

南庄一帶，地形以丘陵和山地為主體⁷，面積約各占一半。境內除了員林村與南富村地勢較緩，較多人居住外，其餘地區四面皆山，由西向東地勢漸高，少有人居住。⁸

後龍流域的部份，包括了後龍鎮、苗栗市、頭屋鄉、公館鄉、銅鑼鄉、獅潭鄉、大湖鄉、泰安鄉。其中後龍一帶多屬後龍溪與西湖流域的沖積平原，而後龍溪口以北屬人口主要集中地，至於分佈在龍坑里、福寧里、中和里、南港里，以及埔頂里的丘陵和台地則有人口散居。

苗栗市一帶，平原與丘陵各半⁹，惟丘陵面積略多一點，地勢東低西高。其中人口沿著後龍溪沿岸，集中在沖積平原上，而丘陵地的新川里、新英里較少人居住。頭屋一帶，地形以丘陵為主，東高西低，屬竹南丘陵的一部份，高度在 100 至 300 公尺間，約占頭屋鄉土地的三分之二。其平原主要分佈在後龍溪、沙河、北河沿岸，以及老田寮溪兩岸，即獅潭村、頭屋村、曲洞村，以及北坑村南邊與象山村北邊，僅這幾處有較多人口分佈。

公館鄉界於八角嶼山脈與後龍溪之間，東高西低。其中北河村、

⁶ 三灣村、銅鏡村、頂寮村，以及北埔村一帶屬竹東丘陵一部份，其餘的內灣村、永和村、北埔村、大河村、大坪村，屬竹南丘陵一部份。

⁷ 主要山峰為「鹿場大山」位於東河村的東南角，高 2,616 公尺。比林山，高 1,812 公尺；大窩山，高 1,642 公尺；鳥嘴山，高 1,551 公尺；鵝公髻山，高 1,579 公尺，均為鹿場大山山脈一部份。

⁸ 以上關於地形的資料整理自賴典章等編（2007）的《重修苗栗縣志—自然地理志》。

⁹ 丘陵區分佈在新英里、新川里全部，及恭敬里、大同里、福麗里、文山里、南苗里一部份，其餘皆為後龍溪沖積而成的苗栗河谷平原。

南河村、大坑村、福德村，開礦村，五村以西皆為後龍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為人口集中之地，以東則分別為丘陵與山地，較少人住居。

銅鑼鄉地形以台地和山地為主，平原僅分佈在中平村北端一帶，屬於苗栗河谷平原，有較多人住居。除平原之外，銅鑼鄉東邊有關刀山，關刀山以西的興隆村、盛隆村、新隆村沿著老雞隆河則是河階台地，而雙峰山以西接西湖溪則又是另一台地，約分佈在樟樹村以北。

獅潭鄉地形以丘陵和山地為主。獅潭鄉東部有仙山與八卦力山，高度在 900 至 1,000 公尺間，並由此向西降至 350 公尺的縱谷區，再向西升高至 400 到 700 公尺的八角嶼山脈。大湖鄉的部份，其地形以丘陵地與山地為主，東有八卦力山脈、馬拉邦山，西有八角嶼山脈、關刀山山脈。中有大湖流域貫穿，並形成河階台地與丘陵。獅潭與大湖兩地人口明顯僅分佈在獅潭川兩旁較為平坦的河階台地與丘陵地帶，其餘地區較無人居住。

至於泰安鄉，全境皆為山脈，西以八卦力山脈、馬邦山脈與獅潭、大湖、卓蘭為鄰；南倚雪山山脈，與台中和平鄉為鄰。屬開發不易之地區，人口則分散在各處，呈現出點狀分佈的情況。¹⁰

2、兩流域的漢人開闢順序

以兩流域的鄉鎮市來看，除了竹南、頭份、後龍、苗栗與公館外，其餘幾鄉鎮的人口分佈皆受到地形相當大的限制，且人口相對較少（苗栗縣政府 1991：4-11）。而地形除了影響人口及其分佈外，更影響了流域中各鄉鎮的開闢順序。先就各地區內部的開闢來看，沿海地區以及河流流經地區，是屬較早開發的地帶。若就兩流域內鄉鎮市的開闢順序來看，竹南與後龍的開拓最早，康熙年間即有開發的記

¹⁰ 以上關於地形的資料整理自賴典章等編（2007）的《重修苗栗縣志—自然地理志》。

載，且於乾隆年間形成街市。接著是頭份與造橋，雍正年間有開闢記載。再來是苗栗、頭屋、公館與銅鑼，開墾時間約在乾隆年間。而三灣與南庄的開發時間則集中在嘉慶末年至光緒末年之間。至於大湖，雖於乾隆年間即有開墾記載，但因受到原住民抵抗而停止，於同治年間後才再有開墾記載。而大湖也因地形的關係，直到光緒初，漢人才進入該區大規模開墾。最後，獅潭與泰安的開墾也是直到光緒年間後才有資料可查。整體看來，土地開拓時間雖有人文因素，但明顯受地勢所影響，地理因素透露出何處具有發展的「可能性」和「限制性」。

三、族群分佈情況及其形成過程：舞台上的演員

兩流域各地方的特色，說明了哪些地區是「人口集中」的平原、「較少人居住」的丘陵，以及人口呈現點狀分佈的「山地」，也就是演員在舞台上的位置與角色以及角色之間的關係，回答了現今族群分佈情況的「形成過程」。此處討論分兩部份，即清代漢人來台「之前」和「之後」兩部份。前者討論道卡斯族與泰雅族、賽夏族在兩流域各地區的分佈情況；後者討論以漢人為主，並分成「客家人」與「閩南人」，而由於這段時間道卡斯族漢化情況嚴重或移居他地，故討論以四個族群分佈情況為主，即客家人、閩南人、泰雅族與賽夏族。

(一) 漢人來台前兩流域的族群分佈

1、中港溪流域的原住民分佈

分佈於中港溪流域內的道卡斯族，主要以中港社為主，其社址分佈在今日竹南鎮的中港里、開元里、中華里，以及中美里一帶，¹¹而

¹¹ 如前述，以行政單位來討論流域內的發展，有其方便性與意義，不表示放棄流域為分析對象。

其地權範圍更延伸至竹南鎮的大厝里、海口里、中英里、公義里、竹南里、崎頂里、港墘里、中港里，頭份鎮的東庄里、流東里、珊瑚里、新華里、斗換里、田寮里、蘆竹里、忠孝里，造橋鄉的龍昇村、造橋村，三灣鄉的銅鏡村，還延伸至後龍鎮的校椅里、豐富里、新民里、海埔里。中港社為流域內勢力最大的平埔族族群，其地權範圍甚至還到達今日新竹市香山區內湖里、南港里、鹽水里、茄苳里一帶（郭慈欣 2003：14-54；詹素娟等 2001：209-214；潘英 1996：60）。

至於賽夏族，其為中港溪流域中主要的原住民族，主要分佈在東河、小東河與南河流域的沿岸，以及後龍溪上游流域，即東河村、南江村、蓬萊村、西村一帶，也分佈於三灣部份地區，以及後龍溪流域的獅潭鄉百壽村與永興村。泰雅族則主要分佈在泰安鄉、大湖鄉與卓蘭鎮境內，但也有部分族人分佈在中港溪流域的南庄東河村與南江村內（陳運棟 2007：151-187；潘英 1998：208-212；賴盈秀 2004：19）。

後龍溪流域的原住民分佈

後龍溪流域中的道卡斯族主要有三，即後龍社、新港社與貓閣社。後龍社社址約在今日後龍溪附近，即中龍里、北龍里、南龍里、溪洲里一帶，其地權範圍也在後龍鎮境內的大庄里、海埔里、海寶里、外埔里、溪洲里、中龍里、豐富里、北龍里、復興里、龍津里、南龍里、中龍里、龍坑里，並擴展至苗栗市的福星里、玉清里、嘉盛里一帶，以及銅鑼的九湖村。此外，後龍社地權範圍尚還延伸至中港溪流域內的頭份東庄里，造橋龍昇村、談文村幾處，以及西湖溪流域內的西湖鄉五湖村、二湖村、三湖村、四湖村。

新港社社址約分佈在今日後龍溪北岸，即埔頂里、新民里、校椅里、復興里一帶，其地權範圍同樣也分佈於後龍鎮境內的豐富里、新民里、水尾里、龍坑里、南港里、海埔里、校椅里、埔頂里、南龍里、

中龍里、北龍里、大庄里、復興里、福寧里，以及苗栗市的福星里、文山里、新川里、新英里、福麗里、玉苗里、玉清里一帶，與後龍社有所重疊。而其地權範圍除了在後龍流域內之外，尚還進入到中港流域內的造橋鄉豐湖里、龍昇村、大龍村、談文村、朝陽村，三灣鄉的永和村幾處，此外，也進入至通霄鎮的平元里、圳頭里、楓樹里。

貓閣社社址則分佈在今苗栗市玉華里、維祥里、大同里、新苗里、維新里、勝利里、恭敬里一帶。地權範圍主要是在苗栗市新英里、新川里、玉清里、維祥里、新苗里、勝利里、高苗里、北苗里、清華里、文山里、福麗里、嘉盛里一帶，並延伸至頭屋鄉曲洞里，公館鄉館中村，以及銅鑼鄉朝陽村。

另外，除以上三社外，後龍流域內尚可見到日南社與日北社，其主要分佈在大安溪北側，房里溪南岸一帶，但在銅鑼鄉九湖村內也可見到兩社蹤跡，其地權範圍也在九湖村內。¹²至於泰雅族，主要分佈在泰安鄉全境，以及大湖鄉、卓蘭鄉一帶。另外，獅潭鄉百壽村與永興村也可見到賽夏族的蹤跡（陳運棟 2007：151-187；潘英 1998：208-212；賴盈秀 2004：19）。

（二）漢人來台後的族群分佈

關於漢人入墾的時間點與所在地，其開發過程正說明著道卡斯族、泰雅族與賽夏族，其土地流失與轉移的過程，也同樣說明著漢人與原住民族在生活空間上的轉變與確立。以下先說明漢人移民台灣的背景，並討論漢人在這兩流域內的開發及其生活空間確立的過程，最後再描繪漢人與原住民族的分佈情況。¹³

¹² 以上關於平埔族人的社址與社權，詳請參考（郭慈欣 2003：14-54；詹素娟等 2001：209-214；潘英 1996：60）。

¹³ 就族群正義來說，本文主張漢人之入墾即是原住民權益之受損、受侵略，不過本文討論重點是族群的分佈過程，暫不進入這些評價之細節，「番漢」用詞亦同。

1、漢人移民台灣的背景與因素

漢人移民台灣最早的時間點在明朝，當時雖實行海禁政策，但大陸東南沿海以捕魚為生的居民卻不受限制，澎湖更成為當時漁戶的聚集地。明中葉之後，大陸東南沿海的漁場更擴展至台灣沿岸一帶。嘉靖、隆慶、萬曆之際，來台人口也逐漸增多，甚至與台灣當時的原住民建立了「漢番交易」的關係。不過，當時這種移民情況，多是季節性的暫時居留，待漁期或狩獵期結束後，隨即返回大陸（陳亦榮 1991：11-12）。這種暫時的居留，對台灣的開墾與發展影響不大。

而荷蘭支配時期，其初期雖只重貿易，但後期也從事農業活動，並招來了漢人從事農業定居。之後鄭成功入台，逐出荷蘭人，欲建立反清復明的根據地，故實施「屯墾」制度，遷諸將士家眷來台，更招納游民東渡台灣，奠定人口繁衍與增加基礎（陳亦榮 1991：13）。不過，這時期的人口增加僅在於南北兩地，而不出現在苗栗縣境內，此時的兩流域仍荒蕪一片，多為原住民的部落社會，不見漢人開發。

明鄭滅亡，1684年（清康熙23年）台灣初入清朝版圖，移民人口漸增。期間清廷雖嚴禁偷渡，但仍抵不住積極移入台灣的人口，其中以福建省人最多，其次為廣東省人。其原因在於當時的農業技術，養不起約一億五千萬的人口，故形成龐大的人口外移壓力。康熙至雍正年間是清代人口增加最快的時期，至乾隆初年後，糧食不足的情況也愈益明顯，再加上乾隆中葉以來，四處災荒、社會動亂，更加劇全國性的人口壓迫現象。其中閩、粵兩地之壓力早在康熙末年就已出現，於是兩地人口開始向廣西、雲南、南洋、台灣等地遷徙（陳亦榮 1991：17）。

故乾隆之後，台灣人口漸增，漢人開墾漸進，然原住民的土地與生活空間也漸轉移至漢人手上，形成了新的族群分佈情況。而這段時間內也是漢人與原住民關係最為尖銳的時刻，本文所分析的兩流域各地區內也是如此。

2、漢人入墾兩流域的大略經過

後龍溪流域之後龍早在明鄭時期得到開發，但僅屬點狀式的開拓，明鄭滅亡時更成荒地。康熙年間，兩流域內僅有竹南、後龍有些許開發，但同樣也僅是點狀發展，並無大規模的拓墾，兩流域各地區仍屬於原住民勢力所在。且目前的苗栗地區此時也尚未設立訊息傳遞的網絡，軍事佈防方面，也僅至半線，以北就未再派守兵駐守，半線以北如同化外，且「往年自大甲溪而上，非縣令給照，不容出境」(黃叔敬 1957: 134)，種種因素都影響著漢人入墾苗栗兩流域的意願。

時至 1710 年(康熙 50 年)，設立了淡水分防千總，置大甲以上七塘汛，並置兵力五至十名不等，安全性提高，才增加了移民開墾苗栗兩流域的意願。上述的地理因素，也影響著苗栗兩流域的開拓時間，大甲溪水正是一例，「大甲溪底多怪石，春冬水平可涉；夏秋驟漲，波濤湧，行人裹足，稱天險焉」(蔣師轍等 1962: 345)。

總體來看，苗栗兩流域的開闢得至雍正年間後才明顯可見。之所以如此，施添福在竹塹一帶所進行的分析可作為參考，他認為：(1) 康熙五十年代末期，海禁漸嚴，閩粵移民不能再如先前那樣採「季節性的移民」。移民須開始尋找可資墾荒落籍之地。(2) 雍正年間是較為鼓勵開墾的朝代之，激起了閩粵移民墾荒的意願。(3) 雍正十年，移民墾荒者被允許保有其墾荒田園，更能與其眷屬入台團聚。(4) 雍正元年、九年、十一年，一系列的設官增兵為墾戶的身家生命與財產增加了安全性。以上墾殖條件的改變，皆激起閩粵移民入台墾荒的意願(施添福 2001: 39-40)。

相同的苗栗各地區的墾拓也在雍正這段期間內得到發展，後龍溪流域的苑裡一帶海岸、造橋山麓，以及中港溪流域的竹南、頭份部份地區皆漸漸開墾。竹南「中港莊」、通霄「吞霄莊」、苑裡「貓孟莊」已有街莊形式。時至乾隆，來台墾民更盛，竹南、後龍、苑裡、西湖、苗栗等鄉鎮市多有市街形成。而頭份的尖山、斗換坪以西的大部份地

區也都已開闢。造橋、頭屋、公館、三灣等鄉鎮，也部份開闢。僅南庄、獅潭、大湖、泰安等地仍為原住民的天下。

嘉慶年間，墾殖狀況不如乾隆時間，但沿海一帶已成為漢人的天下，更於此時取得土地實權，且進一步入墾三灣、頭屋、公館大部份地區，以及南庄部份地區。時間再到道光、咸豐、同治年間，苗栗境內八角嶼山脈及關刀山脈以西的地區，已全部開闢，並也開始闢建內山官道—即今日台十三號與台三號的前身（黃鼎松 1998：78-90）。此一道路是穩固社會秩序的「權力延伸」之道，更是加速內山地區交換與連接的交通要道。至於關刀山以東的地區，除泰安、南庄山區外，也於光緒中葉全都有漢人闢墾的事實。¹⁴

3、族群分佈的確立—原、客、閩

從以上簡略入墾經過來看，原本居住在兩流域內的原住民，其生活空間與土地漸漸地轉至漢人身上。其因素除了漢人個人行為，如騙術、娶平埔族女、討好平埔族人、侵佔…等（潘英 1996：114），更有制度性的原因造成原住民土地大量流失。如柯志明所謂的「民番無礙，矇朧給照」，即一些掌理番社公共事務的人員——土目、通事、社商，或漢庄內的鄉職人員，簽名蓋章保結對該土地的開墾無任何異議，但其過程卻沒有仔細查證，或未到現場查明是否有無爭議，故而「矇朧」批准墾照，造成原住民土地流失。

結果清代兩百多年來，原本居住在這些地區的平埔族人，生活空間不斷受到漢人壓迫而遷移他地，要不就是自願／非自願地被漢化，土地也嚴重流失，其情況在乾隆年與嘉慶年更是明顯。而也因為如此，漢人與原住民的生活空間逐漸確立，原有平埔族人的生活空間漸成為漢人的天下。

¹⁴ 漢人闢苗過程，整理自陳運棟（2007：205-206）所著《重修苗栗縣志—卷首》。

最早開發的竹南與後龍，屬閩籍漢人天下；頭份與造橋的部份，前者墾民多為粵籍客家人，而造橋則是閩粵混居地區；至於三灣、南庄、苗栗、頭屋、公館與銅鑼，墾民多為客家人；而最晚開發的獅潭與泰安，墾民也多為客家人，惟泰安至今仍多為泰雅族居住，漢人多住在清安村。至於賽夏族現今仍多分佈在南庄東河村、南江村與蓬萊村內¹⁵（參見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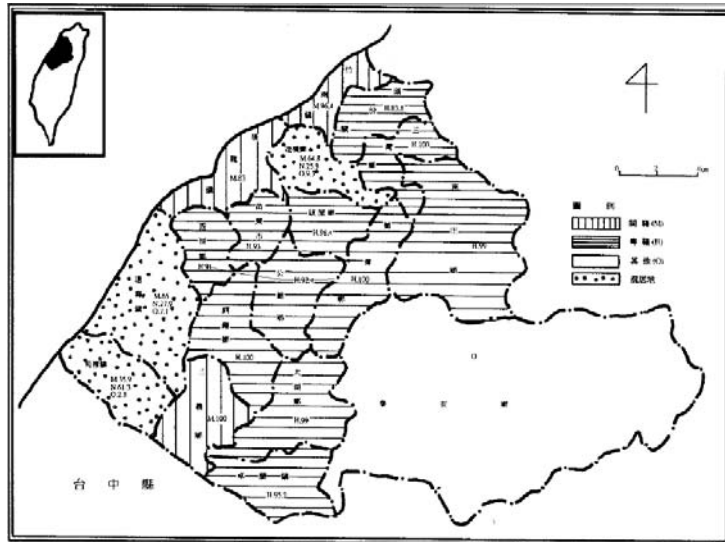


圖 1、苗栗縣族群分佈圖

資料來源：郭慈欣（2003：70）。

¹⁵ 至於閩南人為何多分佈在沿海平原一帶，而客家人分佈在丘陵內山一帶，其解釋原因主要有兩種。其中一種即「先來後到」的說法，由於早期有施琅對客家人的海禁，因此客家人來台時間晚於閩南人，故沿海平原易墾一帶早已由閩南人所得，客家人只能入山尋求其他可能；而另一種是「原鄉經驗」說法，由於客民原鄉為山鄉，並於山地過著農耕生活，且擅長河谷平原、丘陵地、山地的耕種技能，海對他們來說反而是陌生的，所以當他們抵達台灣時，雖平原是理想的耕作區，但類似於原鄉的山區地理環境仍是更好的選擇，關於此點可參見《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 1945 年》（周婉窈 1997：69-72）。

四、自然資源與產業發展：演出戲碼—族群能動性的展現

漢人在入墾的過程中，究竟做了什麼事？要墾什麼？又有什麼可墾？兩流域內有何自然資源？漢人墾了什麼？拓了什麼？此外，種種自然條件又有何可能或限制？而面對各種可能性與限制性時，人們抓著了什麼、改變了什麼、發展了什麼？以至最後，出現了什麼產業？於何處發展？又於何時發展？

這些提問正是要說明自然環境對於產業發展的影響，也是為理解各種產業「得以發展」或「不能發展」的基本條件。「每個時代，包括我們的時代在內；都在可能和不可能之間，在需要費點力氣才能達到的和人們無法得到的之間劃定界限〔…〕」（Braudel 2006：38）。而從「限制」到「可能」的發展，正說著人類同自然對抗的血淚史，說著人們開疆闢土的歷史，且更表明了「人」在面對種種結構時，是所有「可能性」的根本，且更是所謂「文明」的開端。¹⁶

（一）可能與限制—自然環境與資源

種種自然環境因素，如地形、土壤、氣溫、雨量…等，無不影響產業的發展，且特別是關於農業的發展，當中又以稻作最為明顯，其更是漢民來台，首要的「墾務之急」。除環境因素外，自然資源同樣也影響著產業的發展，其分佈位置更影響了城市重心的轉移。以下分別就兩流域地區的自然環境¹⁷及資源的分佈情況進行說明。

1、自然環境：不利水稻與甘蔗，有利茶葉與林業

台灣以農立國，其中又以水稻與甘蔗最為重要，然而若單就苗栗

¹⁶ 人做為文明發展的動力，是 Braudel 所一再強調的，雖然自然環境是如此地「牢不可破」，人類面對自然環境是如此渺小，力量如此薄弱，但人最終仍是改變了她，原住民面對自然的過程亦如是。漢人入墾的「發展」，並不影射原住民的文化不是文明。

¹⁷ 地形的部份，於文章開始就已說明，不再贅述。

兩流域內的地形、土壤、氣溫與雨量來看，苗栗最初的發展並不適於水稻與甘蔗的種植。就地形來看，兩流域山多平原，水源不足，故漢人入墾時，就特別重視水圳的建設，在水圳建設尚未完成前，水稻與甘蔗的種植一直受到限制。

就直接影響各種作物生長的土壤來看，流域內主要有五種土壤，即紅壤、黃壤、崩積土、沖積土與石質土。其中紅壤、黃壤與崩積土適於旱作、果樹、林業及茶園¹⁸，並分佈在兩流域內大部分地區；而適於單、雙期稻作使用的沖積土，主要分佈地僅在大湖、南庄，然而兩地的地勢卻又限制水稻與甘蔗的種植；至於不適於農業使用的石質土，除竹南未有此類土壤外，兩流域內各鄉鎮皆有零星分佈，農業發展受限。

接著考慮氣溫和雨量，兩流域沿海平原與鄰近丘陵地帶屬亞熱帶氣候；高山區域屬溫帶型；中央山脈地區屬寒帶型氣候。22°C等溫線由頭份經造橋、頭屋、苗栗、銅鑼，沿尖豐公路之東側山區伸延，20°C等溫線經三灣、獅潭、大湖至卓蘭一帶，18°C等溫線則由南庄至泰安鄉之西側山區。而苗栗地區的雨量，山岳一帶大於丘陵地，而丘陵地又大於平原地區，其雨量分佈見圖2。¹⁹

綜上所述，兩流域內水稻與甘蔗的種植環境，因地形與土壤分佈而受到限制，相反地，茶樹與林業則能得到較多發展，其原因正是由於自然環境的配合，因此兩者在早年最具發展可能性。

¹⁸ 此處討論以這兩者為主。

¹⁹ 以上內容整理自《苗栗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及部門計畫（一）》（苗栗縣政府 1991a：2-1-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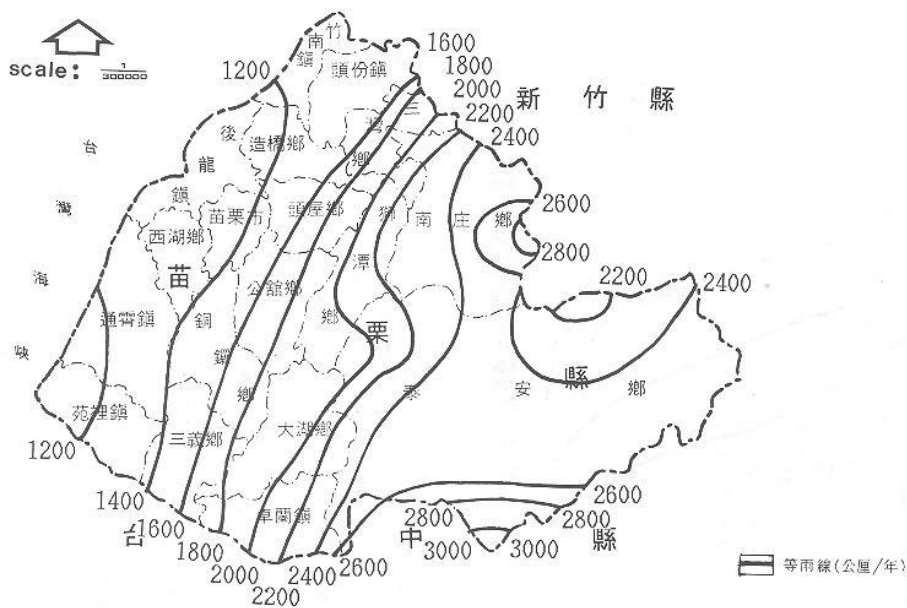


圖 2、苗栗縣雨量分佈圖

資料來源：苗栗縣政府（1991a：2-10）。

2、自然資源：樟樹與礦產

影響兩流域產業發展的原因除上述自然條件外，兩流域內的幾種自然資源，同樣也是關鍵因素。以下以樟腦業與礦業為討論的例子。

(1) 樟樹²⁰

樟樹分佈的位置大致在海拔 300 公尺至 1,800 公尺之間，其早期在台灣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樟樹木材堅硬，可做傢俱，清代官方入山砍樟，更用之做為軍船原料。此外，樟樹所提煉出來的樟腦具醫療效果，中醫用之治療霍亂、疹癩、風濕，西醫利用來做強心針、治皮

²⁰ 事實上相思樹也相當重要，其分佈在海拔 600 公尺以下的地區，適應力強，能在各種土壤上生長。相思樹則可供製枕木、坑木及農具，其更是製作木炭的良好材料來源，對於苗栗縣煤礦業的發展，具重要的影響力。但因篇幅有限，不加以討論。

膚病和神經衰弱症。同時也可成為香料、防腐劑等，也是賽路珞的重要原料，常做為安全玻璃的原料，在汽車、飛機上皆可利用，用途十分廣泛，也成為了早期重要產業之一。

(2) 礦產資源

苗栗地區內有多種重要的礦產資源，包括了煤炭、油氣田（石油與天然氣）、火粘土、玻璃砂、顏料石…等，其中又以煤炭礦、油氣田的開發最為重要。煤炭礦主要分佈在苗栗地區東邊，中新區地層所組成的山脈地區。北起獅頭山，南至大安溪北岸，理論蘊藏量約 62,590,000 公噸（約占全台的 35%）。而礦場大致可分為（三灣）獅頭山、南庄、（公館）出磺坑、（大湖）上坪、（南庄）八卦力和（泰安）細道邦等煤田。

至於石油與天然氣混合的油氣田，後龍流域的出磺坑是台灣第一口油井所在地。近年中油積極探勘，潛力不容忽視。以上兩種礦產資源對於兩流域的發展，甚至是台灣的發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自然也成了兩流域內主要產業之一。²¹

3、兩流域的產業舞台

兩流域內的農業發展來看一稻作與甘蔗，由於兩流域山多、平地少、水源不足、適於生長的土壤有限，在在影響著稻作與甘蔗的生長。相反地，茶葉是苗栗農業發展的主角，兩流域內的自然條件雖不適用於稻作與甘蔗，卻適於茶樹的生長，且品質優異，是苗栗農產業中的金塊。除了茶業外，廣泛分佈的樟樹也使得樟腦業也成為苗栗地區重要產業之一。從自然環境到資源的整理來看，可看出環境對產業發展的可能性與限制。

²¹ 以上內容整理自苗栗縣政府（1991a：2-21-2-23）的《苗栗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及部門計畫（一）》。

以上僅先就地形、氣候、土壤與自然資源做為討論依據，尚未考慮到技術與新工具出現的影響。兩流域地區最初產業發展的可能性會是**茶業與樟腦業**，而非糧業與糖業，這並非意味著苗栗沒有糧業與糖業，而是說茶業與樟腦業對苗栗地區的發展較有明顯的影響。之所以明顯，因為兩產業都受苗栗地區自然條件所「支持」，因此具有了種種「可能性」，而非「限制」。

但若再加入種種技術、工具的發展、水利設施的維修與興建、道路的開闢、礦產資源的開採，甚至加入原住民族漢化的因素，那麼兩流域清末以後產業的發展，則擴展至農業、林業與礦業上。至於戰後，則因一連串的公共建設，加上過去各種產業既有的基礎，光復後更出現了工商業的發展。以下分別進行討論。

（二） 兩流域各時期不同產業的發展

明鄭時期的產業情況，僅有原住民的採集與狩獵，以及簡單的「漢番交易」，尚不具實際分析價值。但若以「人口做為一種可能性」的角度來看產業發展，那麼明鄭時期似乎正說明著，「人口不足」成了產業發展上的極大限制。可想像的是，人口不足會是清初苗栗地區開拓上的第一難題。關於這點，「歷史」已為我們說明了：苗栗地區的快速開墾得等到雍正年間漢人大量入苗後才開始。

1、 清末的發展

時至清代，此時產業已較明鄭時期發達，但不同時期仍有不同產業發展，這與兩流域內的自然環境和資源都有密切關係。此處以樟腦業和茶業做為分析基礎，並從 1860 年之後，台灣正式對外開港通商談起。為何是 1860 年？事實上 1860 年之前，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貿易上就已有相當緊密的關係。不過，就當時台灣出口到大陸的物

品來看，苗栗地區主要的產物並非稻米和糖²²，而是以樟腦和茶葉為主。

從樟樹與茶樹的生長來看，樟樹主要生長在熱帶、亞熱帶地區，臺灣正適合樟樹的生長，其遍佈台灣，尤其以中北部最多。而若就生長區域與樹體樟腦含量的關係來說，那麼生長於山地、冬季溫暖、土地愈肥沃、風力弱以及日照充足的地點，其品質較佳，經濟價值高。苗栗兩流域地區即能提供這樣的生長環境，其生長在苗栗兩流域地區近山與內山一帶。

至於茶樹的生長環境，更直接受土壤、陽光、溫度、水分、空氣、水質等環境條件影響。其中陽光是首要條件，其強度、照射時間與光質對茶樹的生長十分重要。此外，水分的要求也高於一般樹木，它不適宜在乾旱的環境中發育，最好是雨量平均，且年雨量在 1,500 公釐以上。而排水良好的砂質壤土更是茶樹生長發育的基礎。而年平均溫度則最好是在 18 度到 25 度的左右。而苗栗兩流域內的頭屋和公館等地就提供了這樣的生長環境。其丘陵與山地氣候冷涼，早晚雲霧籠罩，平均日照短，讓茶葉的苦澀成分降低，提高了甘味。此外，由於日夜溫差大以及長年午後雲霧遮蔽的緣故，也讓茶樹的生長趨於緩慢，使茶葉柔軟、厚實且富含果膠質，大大提升了茶葉的品質。

進一步來看，苗栗兩流域地區的自然環境只提供了樟腦業與茶業發展的第一要件，事實上，兩產業的發展仍得經過漢人不斷努力後才完成的。樟樹與茶樹生長於苗栗兩流域地區的內山，其中多為原住民居住地，面對原住民「[…] 不管是民間武力，還是政府的軍隊，都很難對原住民占絕對的優勢，一則高山區的懸崖峭壁是山地民族的天然堡壘，二則山地民族身手矯捷很容易躲開漢族攻擊，三則山區瘴氣很重，瘴疾是漢人的一大剋星，在漢『番』衝突之中，死於瘴疾者較

²² 僅稻米是苑裡地區的主要經濟作物，並帶動苑裡街的經濟發展。詳請見黃國峰（2004：113-116）。

死於受傷者多」(林滿紅 1997: 168-169)。

而面對原住民的「番害」，清政府一直是以消極的方式，如豎石、土牛溝或屯兵，將原住民隔絕於外。然而 1860 年後，台灣重心的北移，漢人入山墾拓需求大增，改變了對待原住民的方式。1886 年（光緒 12 年）設立了「撫墾局」，以教讀、教耕、賦予職務…等方式，積極漢化山地原住民（施雅軒 2003: 80）。再加上清代三大縱貫公路的開闢—即今日台一、台十三、台三線前身，政府力量更延伸至全台，及苗栗兩流域內山地區；而除了縱貫公路外，苗栗地區橫貫公路—即後汶公路與頭南公路，更也強化了政府內山的力量（黃鼎松 1998: 78-85）。至此之後，苗栗地區內山的開發才較為順利，「作為產業」的茶業與樟腦業因而更加興盛。

就茶業來看，光緒年間頭屋和公館兩地所盛產「白毫烏龍」（膨風茶），暢銷國內外。為苗栗兩流域地區帶來許多財富資源，更也促進苗栗兩流域中一些城鎮之發展，如苗栗、南庄、大湖等城鎮之發展。而茶業的發展更是持續到今日，雖然日本時代末期，因南洋及印度的競爭，加上製茶品質不佳，曾一度陷入衰落，但茶業仍是持續下來，產茶區至民國八六年，已擴展到苗栗、頭屋、公館、銅鑼、獅潭、大湖、三灣、南庄、頭份、造橋等鄉鎮市。大小製茶工廠近兩百家，全年製茶量達兩千八百餘公噸，外銷約 55%（黃鼎松 1998: 107）。

至於樟腦業，其開墾過程更可以見到苗栗兩流域地區內中心轉移的過程。苗栗市的發展即為一例，其於 1755 年（乾隆 20 年）由謝雅仁等人開闢貓裡三汴圳，灌溉維祥、嘉盛、南興、北苗、中山、大田等莊；又於乾隆三十二年築嘉志閣圳，灌溉田一百四十甲；乾隆三十四年，又築貓裡莊圳，灌溉四百四十八甲地。水圳的修築雖有助苗栗地方旱田水田化，增加稻米產量，但由於地形的限制，其水田面積仍是有限。且雖然苗栗於嘉慶年間已大致墾拓完成，並累積相當的經濟實力，但相較來看，當時的中心地區仍是以位居「交通要道」並具「貿

易集散」功能的後龍為主。

然而隨著內山樟腦資源的開發，特別是大湖一帶²³，不但帶動了自身的發展，更也讓位處內山地區交通要衝的苗栗成為內山一帶最重要的中心集散場，周邊地區隨之快速發展，再加上內山交通建設的開發—「後汶公路」，從後龍開始，經苗栗，並連接起公館與大湖，清末時苗栗已追趕上近海一帶的幾個市鎮。這點從清末設苗栗為縣署所在地，成為全縣最高行政中心一事，就不難看出「苗栗」此時的重要性。不過，這並不代表後龍或竹南從此一蹶不振，事實上後龍與竹南的重要性並沒有因此減少，相反地，兩地因為茶業和樟腦業的興起，雲集許多行郊與批發商，對貿易發展實具重要性。²⁴

2、日本時代的發展

日本時代的產業情況，可以農業與礦業為例加以說明。農業的部份一以稻作的討論為主，由於受到兩流域內的自然因素限制，發展一直受到限制，其中又以「水」的限制最大。也因此，當漢人入墾苗栗兩流域各地區時，都以興建水圳為首要之務，從乾隆至光緒年間築成將近六十座大小水圳²⁵，灌溉面積遍及苗栗各地區。但這些水圳也常因為種種自然因素，如夏季豪雨與颱風受到重大損害，而失去應有功能。

日人接管台灣後，開始進行各水圳的調查，並開始進行農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從 1902 年（明治 35 年）起至 1906 年（明治 39 年），就全面修繕了舊有之埤圳。時至 1907 年（明治 40 年），日人更將美

²³ 產腦區另外包含銅鑼樟樹林；南庄蓬萊村；公館大坑村的四份、六份、十二份；三義勝興...等地。

²⁴ 詳請見《清代苗栗地區街庄組織與社會變遷》，黃國峰，2004，頁 126-136。然而，樟腦事業並沒有持續多久，光煌歲月不足百年，盛於清末也衰於清末。其事業開墾更也傷害了種種寶貴的天然資源。為令人惋惜之事。

²⁵ 水圳名稱、地點、開發者、設立時間、灌溉面積...等詳細內容，可參見《重修苗栗縣志—水利志》（洪東嶽 2006：373-377）。

國鋼筋混凝土的建築技術用於農田水利工程中。1940年（昭和15年）更興建了大湖、銅鑼、苗栗自來水廠，之後更興建了種種大型的水利工程（洪東嶽 2006：344-346）。

除了以上水利設施外，日人所輸入的化學肥料，改善了土地肥力；農業改良技術的帶入，強化作物的生長；續灌法及大區輪灌法的運用，改善下游土地缺水的問題；以及農業組織形成的運作，整合並興建水圳渠道、提供新品種、規範水利細則…等，皆有助於苗栗農產業的發展。此時，平原以及一些地勢較平坦的丘陵地，已成為水稻生長區，而山區部份，除了較平坦地區有水稻外，大部份地區也都種植了什糧作物與特用作物（洪東嶽 2006）。

礦業方面，以煤礦和油田為主。油田的開採於1861年（咸豐末年）就已開始，由山地通事邱苟在苗栗貓裡溪上游（後龍溪南岸出磺坑）發現油苗和天然氣孔，是台灣油田的濫觴。但直到1870年（同治19年），因油田租約糾紛而結束。另外，1878年（光緒4年）於葉文瀾主持下，以新方法開採後龍溪之石油，並於距離後龍約三哩之貓裡社一處開設油井，但卻因開採工人感染流行病，又因鑽採機損壞，不到一年便停止開採。1887年（光緒12年）劉銘傳於苗栗成立礦油局，但因入不敷出，於1889年（光緒17年）廢礦油局。由上述可見，這些年裡油礦開採受限於技術等原因，開採情況斷斷續續，對苗栗地區經濟影響不大。

直到日本時期，1895年日人入台，除了著手調查地質、探勘油礦，更也積極改修福基道，由後龍北岸山麓闢建，經出磺境、北寮、桂竹林、抵達汶水，並於1954年（民國43年）拓寬，這段期間出磺坑一地，已鑽有78處井和天然氣井，產油360公秉，高居台灣首位。此外，日人入台後，也積極經營煤礦，其開採以今南庄鄉最多，主要礦廠有義得煤礦（南庄鄉田美）、義興煤礦（南庄鄉田美）、南邦煤礦（南

庄鄉南富村)等。²⁶以上資源的開採都加速了苗栗兩流域內山一帶的發展，而其之所以能發展更也因為日人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新的可能性。

3、戰後的發展

台灣光復後，戰爭雖對苗栗經濟造成嚴重影響。然而日本時期，種種基礎建設的修建、教育的發展，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引入，已對台灣產業發展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在這些基礎上，配合著政府政策，以及本土的中小企業與人民刻苦耐勞勤奮工作的傳統精神，更加上 50 年代全球經濟急速發展，苗栗兩流域地區除了原本即有的農業、礦業，更發展出種種輕工業。²⁷

農業發展，從漢人入墾時就已開始，但因自然條件而有所限制。然而不同時期的漢人與日人相繼帶來種種可能性，例如清代水圳的開築，日本時期的稻米品種、農業技術，以及水利設施的改善與建設。之後，可能性漸多，農產發展漸漸出色。到了 40 年代，「以農養工」的經濟政策，加上三七五租約、公地放領，以及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農業發展更有了穩定基礎，其中以水稻、香水茅、甘藷、茶樹等作物為主，而又以香水茅最具特色。香水茅可提煉「香茅油」，是煉制香水的重要原料，外銷行情佳。民國 40 年代至 50 年代之間，台灣茅油占世界市場的 70%。

不過，香茅美夢卻因南洋一帶新產區的出現，以及人工合成香料的開發，受到嚴重打擊。自此以後，香茅事業不復存在。但大湖農民又於民國 66 年推出草莓，成為大湖一帶新的契機。大湖草莓於民國

²⁶ 以上整理自《苗栗的開拓與史蹟》(黃鼎松 1998: 84; 100-104)。

²⁷ 至於林業，由於太平洋戰爭的關係，日人濫伐森林，未予復原，又因為民國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之間，世界對台灣香茅油需求大漲，導致森林濫伐。其都造成森林極大的傷害，至此之後，苗栗地區林業的發展開始以保育為主，大力推動造林計劃，並轉向森林遊憩結合休閒為主的產業。

47年由蘆洲引進，起初殖種成效不彰，但經多年研究改善品種，才栽培成功，至民國66年，產地有50公頃，70年有75公頃，至75年達130公頃，而且種植範圍更蔓延到泰安、獅潭、公館等地，種植面積日見增多。²⁸至於茶業，一直具有相當重要性，而且栽培技術更在光復後長足發展。苗栗茶產區大致在頭屋、公館二鄉，以白毫烏龍、壽眉茶以及包種茶為主，其中白毫烏龍最負盛名，最具外銷市場潛力。

礦業方面，光復後的發展相當重要。前文討論中已提到，煤於日據時期開墾，並成為苗栗兩流域地區重要收入之一。光復後開發的煤田，包括有獅頭山、上坪、南庄、八卦力、出磺坑、細道邦等處，近年因開採成本過高，市場漸漸衰退。至於油礦的部份，於清中葉發現，但因受技術、經費等因素的限制，開採規模一直不大。直至日本時代，才全面開採長達四十多年。國民政府接台後，原本99口油井僅剩36口。直至民國50年代，中油人員在苗栗各處積極探勘，在出磺坑一帶才又開發出新油井。天然氣的開發，地點也在出磺坑一帶、三灣鄉大河底附近、紙湖、後龍溪以北坊寮坑附近等地，以及錦水附近。其中出磺坑的天然氣產量，約占全台產量的45%左右（黃鼎松 1998：102-103；苗栗縣政府 1991a：3-37）。

光復後還有一項新的礦產被開採，即玻璃砂，為苗栗兩流域最具特色的自然資源，主要分佈於出磺坑、獅頭山、八卦力等地構造上的福基砂岩區，另一部分佈於白沙屯附近的沖積砂層。其於日據時期有零星開採，直至光復，因國內外市場需求，才有大量開採，產量約占全台一半，為一項不可忽視的經濟來源（苗栗縣政府 1991a：3-37）。

工業方面，戰後台灣漸漸進入輕工業化時代，而苗栗地區的工業

²⁸ 其中一半又產於大湖鄉，為大湖鄉與苗栗縣山區的農民帶來了大量財富，貴為山城之寶。而香茅之所以能成為苗栗山城的寶，除了世界市場的需求外，最為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苗栗地區的氣候、土壤條件極適合香茅草生長。詳見《苗栗的開拓與史蹟》（黃鼎松 1998：115-117；128-129）。

主要以機械、窯業、木製品、紡織、化學、食品、帽蓆…等製造業為主，並集中在苗栗、竹南、頭份，三處皆有工業區。其製造產業包括了食品製造業、紡織業、成衣與服飾品製造業、木竹製品及非金屬家具製造業、造紙業、塑膠製品、金屬製品製造業、電力及電子機械器料製造業等（苗栗縣政府 1991b：1-45）。

4、近年產業的發展：小結

戰後苗栗地區的產業發展大致抵定。從明鄭至戰後的發展來看，漢人入墾、日人治台，帶來了種種可能性，以至於原本山區的阻隔、土地的貧瘠、水源的不足、交通不便、原住民的「番害」…等等，限制漸漸得到解除，苗栗兩流域發展的可能性逐漸展開，並通過產業的多樣化展現出來。

若從一級、二級、三級產業來看兩流域各地區的產業發展，那麼明鄭至清代都是以一級產業的發展為主；日本時代雖仍以一級產業的發展為主，但對二級產業的發展也相當重視；戰後苗栗兩流域的產業發展，則漸漸轉向二級產業，其中以製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最為重要，至於三級產業則於民國七一年起，重要性超過一級產業，且近年來，苗縣兩流域以本身自然環境的優勢，致力推廣三級產業，其已逐漸與二級產業一般，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之一。

以近幾年產業人口的比重來看，製造業所占人口比重最大，接著為服務業，至於農林漁牧業人口有明顯下降現象，由民國 67 年 90,394 人減少至民國 94 年的 18,925 人，人口比重由 36.15% 減至 7.54%；相反地，製造業人口逐年提高，由民國 67 年 70,560 人增加至民國 94 年 117,116 人，比重由 28.22% 提高至 46.66%，其一再說明著苗縣二級產業在台灣經濟產業地位的重要性。至於服務業人口在民國 94 年時為 114,958 人，所占比重為 45.8%，顯示苗縣服務業的成長已經逐漸與製造業相當（苗栗縣政府 1991b：1-56-1-57）。

整體看來，目前苗栗兩流域內的產業發展是以製造業及服務業為主，而原本的一級產業，也開始與休閒產業結合，配合著週休二日的實施，也帶動了種種觀光農園、果園、休閒農場、林場、生態公園…等的發展，漸漸轉為服務業，並為自身找到新的可能性，其發展也極具可行性。

五、結論

本文討論了自然環境與條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以及人們長期以來與自然互動後所發展出來的種種產業，這些產業的發展過程與族群人口分佈的過程，便可見到「具族群特性」的產業。

閩南人居住於沿海，往內山是客家人，再次是原住民，不同的地理空間、不同的產業、不同的族群，雖然不是層次分明，但仍可看出這種現象是那些承載著不同文化、技術的人群與自然環境之間，經過長期互動而漸漸定位、形成。具族群特色的產業並不是先天的，也非僅是因為某種族群的特性使然，不過也不是說某種族群的文化沒有發揮作用，以下以客家人及其族群產業為例說明。

客家人入墾的內山，其自然環境的條件雖不適用於水稻的植種，但卻有利於茶樹的生長，為茶業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礎。而再從自然資源的分佈來看，流域內有樟樹與礦產，所以也是樟腦業與礦業發展的根本基礎。然而客家人要開創出這些產業，並使其成為自身的特色，仍得面對許多限制，並得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開墾，帶著族群的智慧、文化與努力才能完成，換成其他的人群，結果可能不同。例如地勢，地勢是阻隔一切的自然力量，這點前文在人口分佈與開墾時間點時已經提過，內山因人口有限，開闢困難，闢墾總是晚於沿海平原，愈往山區更為明顯。又如原住民，在他們尚未漢化前，對外來入侵者總是不客氣，「出草」時有所聞。有些是因為技術，例如水利技術、

採礦技術，技術的不足限制了產業的發展，相反的新技術則帶來新的可能性。市場與交通也是變項，產品是否有人買？是否有市場？若有市場，但交通是否方便？道路是否發達？皆是客家人入墾兩流域時得面對的問題。

從產業發展過程中來看客家族群如何運用或發明作法，也就是在與自然環境長期互動的過程中，客家族群如何從中發展出種種新技術（或因為外人所傳入），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漸漸開闢出茶園、採出大量的樟腦，並且開鑿出種種礦產資源，並使其成為自身的產業，長久發展之後，漸漸地才成為具有「客家特色」的產業，這樣的產業歷史，就是一種「情勢的歷史」。

整體來看，客家族群於清代大量入墾兩流域內山地區，但卻因為地勢及種種自然條件，常為水疲於奔命，以興建水利設施為首要之務。直到清末，水利設施較為完善的情況下，農業才較有穩固的基礎。不過這些水圳也常因為種種自然災害而失去功能，還得等到日人接管台灣，全面修繕舊有埤圳，以及帶入鋼筋混凝土修築水利工程及種種大型的水利工程之後，再加上日人所輸入的化學肥料、農業改良技術、灌溉技術、灌溉管理的方式，以及農業組織的形成之後，其農業才有出色的表現。

林業與礦業的發展也是如此，其發展一開始也受到極大的限制，地勢的險惡、「生番」仍居住在丘陵、技術不足、自然災害…等，都一再限制了林業與礦業的發展，新技術的出現以及種種客家族群為主的人群活動，正是客家人同自然對話的歷史，其結果自然具有客家族群特色。

以上產業的發展除了受人為活動與新技術出現的影響外，其發展仍受到一個重要的中時段因素所影響，即世界市場的需求，特別是對茶葉、樟腦、米、糖的需求。若沒有當時世界市場的需求，客家人是否仍會如此積極主動入墾山麓地帶？不管如何，客家族群已入墾內山

地區，並面對兩流域內的自然資源與條件，發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產業：茶業、樟腦業、礦業…等。客家族群之所以從事茶業、樟腦業、礦業，實受到其分佈所在地的自然條件與資源影響，而其之所以成為其族群特色的產業，更是因為客家人長期與自然互動，並努力於開創有關。事實上，客家人在內山從事茶業、樟腦業與礦業，這點與〈台灣閩南與客家的社會階層之比較分析〉（黃毅志、張維安 2000）一文中的發現有相當大的相似性。該文指出，客家族群初、現行業主要以農牧獵業、林業、礦業為主，而閩南則是漁業與商業；客家人初、現職為農林漁牧工作百分比高於閩南人，而閩南在買賣工作上的百分比高於客家人，一直以來這些差異變化不大。

「具有族群特色」的產業發展，不能僅單單從先天的族群特色來解釋，其形成深受入墾地區的自然條件與資源所影響，更需承攜著文化的人群長期努力與自然環境進行互動才能形成。

參考書目

- 周婉窈，1997，《台灣歷史圖說史前至 1945 年》。台北：聯經。
- 林滿紅，1997，《茶、糖、樟腦業與台灣之社會經濟變遷》。台北：聯經。
- 施添福，2001，《清代台灣的地域社會－竹塹地區的歷史地理研究》。竹北：新竹縣文化局。
- 施雅軒，2003，《台灣的行政區變遷》。新店：遠足文化。
- 柯志明，2001，《番頭家－清代台灣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洪東嶽，2006，《重修苗栗縣志－水利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 苗栗縣政府，1991a，《苗栗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及部門計畫（一）》。苗栗：苗栗縣政府。
- _____，1991b，《苗栗縣綜合發展計畫－總體及部門計畫（二）》。苗栗：苗栗縣政府。
- 張維安等，2000，《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台灣文獻館。
- 郭慈欣，2003，《清代苗栗地區的開發與漢人社會的建立》。南投：暨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論文。
- 陳亦榮，1991，《清代漢人在台灣地區遷徙之研究》。台北：東吳大學。
- 陳運棟，2007，《重修苗栗縣志－卷首》。苗栗：苗栗縣政府。
- 黃叔敬，1957，《台海使槎錄》。台北：台灣銀行。
- 黃國峰，2004，《清代苗栗地區街庄組織與社會變遷》。南投：暨南大學歷史學研究所論文。
- 黃鼎松，1998，《苗栗的開拓與史蹟》。台北：常民文化。
- 黃毅志、張維安，2000，〈台灣閩南與客家的社會階層之比較分析〉。頁 306-338，收錄於《台灣客家族群史－產經篇》。南投：省文獻會。
- 詹素娟等，2001，《台灣原住民史－平埔族史篇（北）》。南投：省文

獻會。

潘 英，1996，《台灣平埔族史》。台北：南天。

_____，1998，《台灣原住民族的歷史源流》。台北：台原。

蔣師轍等，1962，《台灣通志》。台北：台灣銀行。

賴典章等編，2007，《重修苗栗縣志—自然地理志》。苗栗：苗栗縣政府。

賴盈秀，2004，《誰是「賽夏族」？》。新店：向日葵文化。

Braudel, Fernand， 2002，《地中海史》，曾培耿等譯。台北：商務。

_____， 2006，《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卷一》，施康強等譯。台北：左岸。